

## 【姬发/殷郊】我对你的爱从一开始就不会缺席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047163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047163>.

Rating:	<a href="#">Mature</a>
Archive Warning:	<a href="#">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</a>
Category:	<a href="#">M/M</a>
Fandom:	<a href="#">封神三部曲  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</a>
Relationship:	<a href="#">姬发/殷郊</a> , <a href="#">姬屋藏郊</a>
Character:	<a href="#">姬发</a> , <a href="#">殷郊</a> , <a href="#">殷寿</a> , <a href="#">崇应彪</a> , <a href="#">姜文焕 - Character</a>
Additional Tags:	<a href="#">现代AU</a>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eries:	Part 2 of <a href="#">你当像鸟飞向一座山</a>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8-02 Words: 6,057 Chapters: 1/1

## 【姬发/殷郊】我对你的爱从一开始就不会缺席

by [feathersinmyhair](#)

### Summary

精心策划的一场出离。  
ooc有，一切现实为剧情服务。

title：《沉溺（你让我的心不再结冰）》

衣柜是空的，春天的衣服、冬天的衣服，都不见了，连殷郊买来恨不得每天一个颜色一周不重样的短裤也没了，配套颜色的袜子留了一只棕色的落在衣柜间隙，想来是殷郊离去前匆匆打包行李，没顾得上角落的那只袜子。崇应彪打开柜门的力气太大，衣柜里挂着的几个空衣架撞在一起，叮当清脆的一声，提醒面前的几人——衣柜的主人早已远走高飞，他们来得太迟了。

场面一时有些滑稽，一开始大家以为殷郊是离开庄园出门透透气——他心情烦闷甚至得到了家主殷寿的理解；后来担心殷郊一时不察，被对家劫持，殷寿派人打听也没什么消息；最后是姬发一拍脑门，领着几个质子团里最好的朋友来殷郊的房间一看，才发现这么个结果。

“去找殷郊的身份证明，看看他到底想干嘛。”姜文焕咬牙道。他的姑母姜氏是殷郊的亲生母亲，姜夫人车祸去世、殷郊出逃，整个姜家都讨不到好。

姬发与殷郊关系最好，熟知殷郊的每一个习惯，他率先打开床头柜的抽屉，里面空荡荡的，只有一张十八岁生日时殷寿奖励他去买辆跑车的收据。“身份证、护照、银行卡都拿走了。”姬发说。就连姜氏在儿子出生时请人锻造的长命锁也拿走了，姬发忍不住攥紧腰间日日别着的玉环，长命锁和玉环一样，是疼爱他们的亲人赐予的最美好的祝愿。

崇应彪一拳砸在墙上，“还真让殷郊给跑了。”

姬发的手掌展开又紧握成拳，忍不住替殷郊分辨，“他可能就想出趟远门散散心吧。”

“谁出去旅游带上一整柜的衣服啊？”崇应彪挑衅道，“殷郊就是一个懦夫，跑了！”

姬发的拳头几乎要挥出来砸在崇应彪的肩上，崇应彪扬起脖子，像是在说“有种你就来啊！”

姜文焕无奈站在两人中间制止这场即将发生的格斗较量，和两个人打商量，“还是先去回禀家主吧？”

殷寿得知消息勃然大怒，掀翻了整张书桌。“婆婆妈妈的，因为这点事就哭闹着离家出走，简直枉为我殷寿的儿子！”

姬发出列，替殷郊求情，“乍逢惊变，殷郊一时想不开也算情有可原，望家主原谅。”

殷寿冷哼一声，眼看这件事就要轻轻放下，崇应彪按耐不住心潮的起伏，拱手道，“殷郊衣柜里的衣服都空了，想必这一去就不再回来了。”

“他这是在替他的母亲喊冤。”殷寿看向姜文焕，“所有证据都确凿无疑，姜氏窃取殷氏家族机密，勾结外人，被发觉后慌不择路，驶向悬崖，最终发生车祸，车毁人亡。是天要收她的性命，我岂忍心杀害发妻？”

姜文焕立刻单膝跪地，垂下头颅，默不作声表达自己的恭顺以及绝不怀疑家主的命令。

殷寿这才满意，指了指面前的三个其他附庸家族送来的质子，“你们谁将殷郊那个孽子带回来，谁就是我的亲生儿子，殷商一切产业都由他继承。”

崇应彪率先反应过来，语气中显而易见的跃跃欲试，他大声道，“遵命，儿定不辱使命。”

姜文焕和姬发紧随其后表示遵命，殷寿冷冷眼神扫过姬发，姬发的手心不由渗出冷汗，只听得殷寿叫他留下。姬发微微弯腰，殷寿拍拍他的肩，“我知道你与殷郊关系最好，不用顾及他与我的血脉关系，姬发，我一直很欣赏你，不论是死是活，只要将这个人带回来，你就是新的继承人。”

“儿子听命！”姬发斩钉截铁道。

殷寿的脸上浮现出满意的神色，他又拍了拍姬发的肩，表示赞赏，“只是我很怀疑，你们两个关系这么好，你能忍心杀了他吗？”

“我能，”姬发镇静地说，“他暗自筹划逃跑，对于家族来说已经是背叛，铲除叛徒刻不容缓。”

殷寿这才挥挥手，示意姬发告退。

因为高度紧张，姬发的后背止不住地沁出冷汗，衬衫的背部已经被汗湿了，他双手紧攥成拳，竭力维持正常的行走速度。直到他摁下电梯按钮，进入下降的电梯，四周只余自己一人时，才敢用衣袖擦去额头的汗水。

庄园和宿舍里遍布着监控，质子们的手机也定时上交，一举一动都受到殷寿的严格管理，从前只觉得是父亲对他们的关爱，现在防备着殷寿的疑心病，稍微做点会引起他怀疑的举动或者做点自己想做的但是不讨巧的事，才发现那根本就是过度监视。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监视距离看管监狱里的犯人，也只差睡觉的时候允许他们关灯。

电梯很快行至一楼，姬发松了松领带，疾步走向他们的宿舍。殷郊在庄园内部有一间自己的卧室，但平时还是和他们一起住在质子团的宿舍。宿舍皆是二人间，分配时殷郊硬要和

姬发一间。用他的话来说，他第一眼就喜欢这个从西岐来的姬发，只比他大了几个月，却比他瘦弱，眼睛亮晶晶的，站在父亲面前说想成为一个英雄，像母亲带他去动物园看到的狮子，生机盎然。他想，他也要成为英雄，和姬发成为最好的朋友。

姬发将西装外套扯掉，胡乱扔在地上，抬头望了眼墙上挂着的时钟。家仆是在给殷郊送饭的时候发现太子没在房内的，宿舍里也没人，几番折腾下来已经将近过去了十二个小时，殷郊的时间还有很多，足够他精心出逃。整个人逐渐陷入柔软的床垫，姬发身体的每一寸肌肉都在向他叫嚣过度紧张后的酸痛，眼皮越来越沉了——姬发猛地坐起身，既然殷郊有足够的时间，那就绝不会在衣柜里留下一只多余的棕色袜子。

果然，袜子里留下一张纸条，殷郊匆匆在上面写下“stay”一个单词。姬发立刻将纸条呈给殷寿，并建议他派人去查查殷郊信用卡的消费记录。

“你觉得殷郊写下这个单词代表着什么呢？”

“我认为这是一个障眼法，”姬发抬起头，直视殷寿探究的目光，“他留下这个纸条是为了误导我们，让我们顺理成章以为他会留在附近，其实是为了给他逃走的时间。他没什么心计，耍些小聪明也浅薄得可怜，叫人一眼便看穿。”

殷寿若有所思般点点头，看向姬发的眼神再次锐利，“那你这么积极找他，就是为了杀了他吗？”

“望父亲见谅，”姬发摆出一副惊慌失措的模样，“姬发的确有私心，我愿第一个带回殷郊，劝他认错，求您原谅他，他是一时鬼迷心窍了。”

殷寿有些意兴阑珊，他敲敲书桌上的小罄，门外等候着的姜文焕带着薄薄的一张纸进来了，纸上写满了殷郊的每一笔消费。殷寿轻蔑地扫过一眼，将纸扔在了姬发面前，“你还真是了解他，败事有余的蠢货，妄想逃离我的家族，用他母亲给他办的信用卡就能掩人耳目了吗？姬发，给你个立功的机会，你带着姜文焕、崇应彪，再点几个人，出发吧。”

三人一同回到宿舍收拾东西准备出发，崇应彪不忘阴阳怪气两句，“平时看你巴结殷郊巴结得最起劲，现在捅他刀子下手也挺利索，去翻他的臭袜子再查他的消费记录，亏你想的出来。”

“你脑子蠢想不到不代表别人也想不到。”姬发冷冷丢下一句，自顾自回了宿舍。

\*

落地纽约机场时，距离殷郊失踪已经过去了将近三天，他轻轻松松打下了一个完美的时间差，足够他藏匿于异国他乡的人海中。

“我们分头行动吧，殷郊应该不会就地等待我们去找他，你们去附近的小镇找找，我四处搜寻一下就和你们汇合。”姬发说。

与其他人分开后，姬发先从机场买了身简便的衣服，示威般用殷寿给他们统一办的信用卡结账，然后丢掉了包括手机在内的所有行李，只留下了部分现金。接着，他跳上一辆机场外的计程车，报出一个万分熟悉的地址，熟门熟路走进布鲁克林街区的一间不起眼的公寓，抬手敲门。

开门的人正是殷郊。他神情格外放松，穿着白色的大T恤和绿色的短裤，脚上踩着一双绿色的袜子，没穿鞋，下巴隐隐约约泛着青色，这人连胡子都懒得刮，房间里弥漫着青椒的味道——姬发第一次讨厌这股味道，他瞧见殷郊吃剩的半个披萨。

“你可算过来了，想死我了。”殷郊抱住姬发，神态掩饰不住的思念与眷恋，“我都怕你让我一个人在美国呆着，这样还不如死在殷寿手里。”

“别瞎说，我还不是为了给你拖时间。”姬发回抱住殷郊，两个人以极其别扭的姿势反身关门，再一起瘫在沙发上相拥。

“接下来想做点什么？”殷郊问。

“操你。”姬发目光炯炯，盯着殷郊。

“不是吧，刚来你就骂人。”

“装傻是吧，殷郊，”姬发压在殷郊身上，“操你，就想操你，你不知道这几天我在殷寿面前周旋有多累，好歹是把他给骗过去了。”

“好，快给我讲讲，你是怎么大发神威的。”

“操你，”姬发罕见的带了点撒娇的语气，“就想操你，这几天一直担心，生怕稍微一个表情不注意，就被他发现了，我们再也不能再见面...”

铺天盖地的吻袭来，殷郊的吻还带着披萨味，姬发毫不在意，更热烈地吻回去，舌尖扫过齿列，吮吸着对方的温度。两个人气喘吁吁地分开，姬发撩开殷郊的上衣下摆，让他自己叼着，殷郊就像小狗叼着磨牙棒一样乖乖叼着，他有一双继承自母亲的漂亮眼睛，眼窝深邃，眉目含情，此时氤氲着情欲，深棕色的瞳仁里只有姬发一个人的倒影，姬发甘愿溺死在这片刻的温存，无论付出多少代价。

强壮用力的胸肌在爱人面前就是柔软的乳，任由姬发揉捏成想要的样子，乳尖被他含在嘴里，另一处的柔软也要被他握着。殷郊到底是殷郊，他不耐烦长时间的温存，抬腿踢了脚姬发的屁股，大咧咧说，“你看我都湿成什么样了，还不进来？”

姬发轻笑出声，分开殷郊的腿，轻轻探了下那颗藏在深处的小巧蒂珠，刚才还张牙舞爪的人立刻软下身子，姬发又探进两根手指插他细窄的女穴，被禽熟的穴没几下就吐出一大股黏液。拉丝的手指递到殷郊面前，殷郊忍着羞赧舔干净，还要听姬发说，“我们小狗真是馋得狠了。”

明明最开始非要做爱的人是姬发，殷郊混沌不清地想着，一开始口口声声要禽他，现在只是指奸他，不够，根本不够，他要灼热硬挺的鸡巴插进来才满足。他在姬发身下胡乱扭着身子，硬挺的前端撞上姬发的鸡巴，两人不由得一震。姬发将两人的阴茎握在一起撸了两下，殷郊浑身颤抖，见状，姬发挺腰终于埋了进去。耸动几下，殷郊便射了出来，精液喷在腹肌上，奶子被玩得红肿，怎么看都是下流色情的淫靡场面。

肉穴紧紧咬着，姬发狠狠操了几下，龟头几乎破开娇小的宫口，快感从尾椎蔓延到后脑，情欲控制理智，殷郊的眼尾和颧骨泛成粉色，满脸都是被禽熟的荡妇样，姬发却不合时宜地想到，一切都是这副女阴闹的，殷寿心里厌恶殷郊，面上却装出慈爱父亲的样子迷惑所有人，可怜殷郊像个哈巴狗一样日日乞求父亲的认可。人弃他取，殷寿嫌弃殷郊，殷郊却是他姬发唯一的心肝珍宝。

姬发在殷郊身上射了两次才结束这场性爱，第一次忘了戴套，射在殷郊脸上，殷郊瞪着眼睛，不可置信看着姬发，质疑他竟然做出如此行径。第二次是被姬发挑逗地又想要，拿出仅剩的唯一一个避孕套，一边被言语调戏一边给姬发戴上套子，于是被姬发从后边骑着屁股，边骑边揉奶，又来了一发。

一场荒唐，殷郊窝在姬发怀里懒洋洋的，两个人大白天也赖在床上，窄小的沙发上泛着湿乎乎的潮气和殷郊流出的水，床上还是干净的。姬发随口说，“一会出门买个套子，明天床单和沙发罩一起洗。”

“去你的。”殷郊说，“给我讲讲，你在那边怎么敷衍的殷寿。”

姬发望着殷郊的头顶，他现在连一声父亲也不愿叫了。故事实在简单，姬发的父亲姬昌早就算出殷寿来位不正，实乃他暗杀老父兄长，才当上殷商家族的掌舵人。后殷寿命令姬昌卜算他的结局，卦相显示殷寿必死于血亲之手。起初，姬发对于父亲的暗自提醒嗤之以鼻，殷郊崇拜殷寿都来不及，恨不得以身代死，父亲才是老糊涂了。直到殷郊的母亲姜氏去世，叔祖比干深夜猝死，由不得殷郊不在意。换句话说，殷郊不信这则预言，殷寿却信了，子不杀父，父先要杀子。

姜家到底有几个筹码，姬发定计，先由殷郊出走，他留在殷寿身边周旋，假借抓捕之名前往殷郊身边会和。为了防备殷寿监视和窃听，二人的所有交流都是在纸上写就，仓促写下几个符号，凭借默契行事。倒是姬发没想到，殷郊在袜子里留下的纸条居然是stay，他就这样大胆冒险，留在了殷寿曾派遣质子团前往美国研学的城市。

“他让我杀了你，杀了你我就是太子，我假装从命，他自然起疑。我又说，我这么积极表现，是为了立功替你求情，他果真信了。顺顺当当，我们来了这里，我甩开姜文焕和崇应彪，打车来了这里。”姬发冷冷道，此计旨在诛心，对付的就是殷寿的疑心病。见殷郊神色凝重，姬发安慰道，“放心，你表兄不会有事的，再杀下去，他手底下那还有人用？”

“我知道，我就是，有点想母亲了。”殷郊别过脸，袒露着难得表现出的脆弱。

姬发猛地发现自己心尖颤了一下，疼得厉害，他宁愿殷郊永远是那个天真幼稚的太子，也不愿他因为成熟而痛苦。殷郊为了得到殷寿的认可，与他们自八岁时便混在一起，一起读寄宿学校、一起放假归来，一起训练杀人的本领。殷郊不愿回到母亲身边，给予人们议论他是殷商家族的太子、吃不得苦的话柄，姜氏也由他，只是殷郊到底生长在母亲身边，贴身的衣服、合脚的鞋袜、生日时恰到好处的一碗长寿面、母亲冬日亲手织就的围巾，无处不彰显着姜氏对于独子的照料与爱护。

原本父母恩爱，家庭美满。一夕之间分崩离析，人生前十八年竟活在一场骗局。

“要不要出去逛逛，去附近的超市看看，我给你买菜做饭好不好？”姬发软下语调，殷郊心知姬发是在哄他，顺着姬发的意答应下来。

他突然趴到床边，栽下头，吓了姬发一跳，姬发立刻扑过去，才发现殷郊是在床底下拉出一个保险箱。箱子最上面放着两个护照，下面是美元现金和金条，饶是生长在富裕家庭，又充作殷寿质子养大，姬发见到这样的大手笔也不由咂舌。

只见殷郊还是那副不知人间烟火的嘴脸，从箱子里抽出几张纸币，随意往姬发手里一塞，“你先拿着花用，放心，这是母亲给我留下的安全屋，里面的钱大概是从我出生起就为我存的，她的嫁妆以及这些年的盈余都在里头了，想必嫁给殷寿那日，她便看清枕边人的嘴脸。”

姬发只是将殷郊紧紧抱在怀中。

二人简单梳洗后便换上衣服出门散步，殷郊的衣服穿在姬发身上稍微宽松了一些，殷郊一顿嘲笑，被姬发再次镇压，眼看再次擦枪走火，殷郊只好表示战争结束、现在议和。

姬发淡然道，“晚上回来再战。”

两个人并肩走在一起，路过附近街区的小学，正是课余时间，孩子们正无拘无束地打橄榄球。姬发不由捏了捏殷郊的手心，他八岁前还能和兄长伯邑考一起踢踢足球，只怕殷郊很少享受这样的快乐。

晚上两个人一起窝在沙发上看电影，沙发罩没来得及换，姬发在沙发上铺了一条毯子，挑挑眉，“睡前一起洗了。”

殷郊感觉自己的阴道随着姬发的挑眉也抽动了几下。但姬发没播限制级电影，而是拉着殷

郊看起了哈利波特，殷郊起初大喊无聊，哈利进入霍格沃茨后他又看得起劲。两个人连看了好几天，看到凤凰社的时候殷郊居然趴在姬发肩头哭了，平常受了伤也不吭声、怎么操都不求饶（但会求欢）的殷郊居然因为小天狼星的牺牲哭了。他喃喃低语，“哈利好不容易有了这样一个完美的父亲，居然就这样在他眼前死了。”

姬发知道，殷郊这是触景生情。

小天狼星缓缓倒下，身体形成一个优雅的拱形，像一阵烟雾般，落进了帷幕那头。

殷郊难得再次孩子气，嚷嚷着立刻打开第六部，非要看看小天狼星有没有复活，结果小天狼星不但没有复活，邓布利多还死了。一句国粹挂到了嘴边，殷郊大感不可置信，“这居然是儿童电影——死那么多人还叫童话吗？”

姬发哈哈大笑，恶作剧的成功的快乐盈满心头，他本意是替殷郊弥补童年缺失的快乐，现在忍不住说，“小孩可能哭得都没你惨。”

半个月后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了午睡的殷郊。这段时间他和邻居家的孩子们处得不错，俨然布鲁克林分区孩子王，此刻自然以为是约好的孩童来找他玩。殷郊口中喊着，“托尼，我们晚上再去玩滑板，现在大家都在休息呢，”话音刚落，他又想起全世界只有中国人午睡，于是又说，“你等我换身衣服找你。”

等在门外的托尼并没有挂起看到殷郊时浮现的热情笑脸，代替的是惶恐不安的颤抖和哭过的水润碧眼。托尼被崇应彪挟持在身旁，崇应彪举着手枪踏入殷郊和姬发的爱巢，姬发听见门外的动静下楼一探究竟，正和崇应彪打个照面。

“有话好好说，先把枪放下。”殷郊举起双手，跟在逼向姬发的崇应彪身后。

“没什么好说的，姬发，你自以为聪明骗了父亲，其实他早就暗自嘱咐我留神你，”崇应彪全神贯注和姬发对峙，姬发被他逼向了厨房的方向，眼看就要到死角，崇应彪继续步步紧逼，“可惜刚下机场我就被你骗了，不过没关系，我已经找到你们，杀了你们两个，太子之位就是我的了！”

一瞬间的功夫，姬发从厨房的柜子里摸出一把提前预备好的手枪，场面的局势开始反转，殷郊等待时机，从背后抱住了崇应彪的腰，两个人一起重重摔在地板上，崇应彪猝不及防松开了挟持托尼的另一只手，托尼连忙跑到楼上躲避。殷郊一拳砸在崇应彪的脸上，另一只手去抢崇应彪手里的枪，崇应彪顺势将枪口对准殷郊，姬发随即上膛，对准崇应彪。

场面僵持不下，突然有人破窗而入，崇应彪看清来人后松了口气，下一秒却被狠狠扼住了咽喉。

“姜文焕...”崇应彪不得不丢掉手枪，两只手全力抓住姜文焕扼住他脖颈的粗绳，吃力地说，“你居然...和他们是一伙的。”

“我不是，”姜文焕冷冷道，“我是来带你走的。”

“你把他带走，他回去报复姬发的家人怎么办？”殷郊反问道，捡起崇应彪的手枪对准它曾经的主人。

“我会让他闭嘴的。”姜文焕郑重道，“你们尽可放心，他不会再做傻事的。”

傍晚，殷郊再次打开床底下的保险箱。

“这里面的钱足够我们花用的，我们有手有脚，也可以打工赚钱。两本假护照你也看见了，回国可以用这个，但想必用过一次后就不安全了，回去之后我们就是黑户，终日躲避来自殷寿的追杀，但是总有机会能看见你的家人，你选择哪条路？”

“你呢，你选择哪条路？”姬发看向殷郊。

殷郊知他所想，他没有亲人了，但是姬发有。于是他坚定回答，“我喜欢有挑战性的。”

“放心吧，他追杀不了我们多久的，我会让他分不出心力放在我们身上。”姬发思考许久，终于下了决定，“我要让他非常后悔。”

非常后悔失去你这个儿子。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